



## 劳动者的手

劳动离不开人们的双手，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辛勤的劳动者，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。五一劳动节，学生们用文字记录身边的“快递手”“雕刻手”“渔家手”，他们用平凡的双手，守护我们的幸福。

雕刻家

岁月亲吻的手

●市三三八(3)班 陈思含 指导老师 梁海燕

木雕技艺，是我国的传统文化。一双手，展现古代历史；一双手，传递爱与艺术。

去年暑假，妈妈和我一起去拜访了一位年老的木刻家。一走进门，便闻到一阵阵木头特有的清香，家里到处都有木雕的身影，有的直接把木头雕成不同的物体，有的则是在一块木板上雕刻。有的木雕是树的形状，有些是可爱的小动物，还有的雕刻着嫦娥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

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，他从小跟着父亲学雕刻，技艺十分精湛。他和妈妈、我分别握了手。他的手很大，充满力量，而且十分粗糙，就像砂纸般不平，可以感受到一手的老茧。他把我们领到一张工作台前，拿出工具，开始耐心地教我们如何做一个简单的雕刻。因为是第一次接触木刻，所以老师让我们先雕一个四边形。看似好刻，实则不然，要用手握住小铲子，用力把木头挖出来。我力气小，铲子怎么也刻不进木头里。老师走过来，握住了我的手，只是轻轻地向前推，木头屑就被缓缓地推了出

来。只刻了一会儿，我的手掌便开始泛红，手也没有力气了。看着自己刮出来的一点点木屑，摇了摇头。

正想放弃，老师默默地把手伸出来，这时我才看清那双手的真面目：上面除了老茧，还有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。有些伤痕已经愈合，但留下了一条条疤痕。他云淡风轻地跟我说：这些可都是我的“奖章”，以前我学木刻时，笨手笨脚的，一不小心手上就挂彩了。他顿了顿，但后来一想，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，不能就这样埋没了，才坚持了下来。

摸着手上坚硬的茧子，我明白了：劳动可以创造幸福，但是在这背后，都有着常人不能体会到的辛苦。木刻家不仅仅是因为要赚钱而工作，更是因为木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瑰宝，并且在劳动中，他们能找到生命的快乐、自我的价值。可以说，劳动者的手便是他们一生的写照，历经困难，那双勤劳的手仍在不停地为人民、为社会编织幸福。

五一，我心心念念的书桌即将运来。随着物流信息的不断更新，我欣喜雀跃。

## 这双手成就美好

快递员如约而至，他似乎很是年轻，刚过而立之年，一个跳跃从车上下来，熟练地打开车厢，从里面取出一个包裹。那原本干瘦的手背上，一条条青筋赫然突起。只见他双手微微颤抖，将箱子放到了地上。

几楼？他问道。

在四楼。我喃喃着，不想让他听到似的。

他眼睛眯了一下，又张开了，原本就皱着的眉头似乎又紧了几分。他抓起长箱子往背上一扛，二话不说，麻利地往楼梯走去。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，想着帮他一把。但一看到我那未经阳光照射的白白、小小的手，平日里连搬个凳子都嫌重，便打消了念头，只是三步并作两步地跟上。

快递员走得很快，他的手牢牢地拉着箱子上的绷带，那绷带在他的手上勒出了一条细细的印迹。他的手背上有着长短不一的划痕，应该是在搬运过程中不小心划伤的吧！其中一条看起来很深，呈现结痂掉落后的浅淡粉色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
没一会儿，四楼便到了，长箱子稳稳地到家，快递员掏出一张单子递给我。在接过的一刹那，我发现他的手心看起来更加粗糙，我一时愣住了，那是谁的手？对，是我爷爷的，外公的，还有长年在地里劳作的太公的手：一道道沟壑镶嵌其中，经过岁月和生活的洗礼后，犹为深沉。

目送着快递员匆匆下楼的身影，我的思绪久久没有平复。当我在快乐地吃着外卖时，当我在悠闲地刷着淘宝时，当我在等待物品快递到我手里时，是谁的手在传递着呢？当我们在太平盛世，躺在草坪上晒着太阳时，又是谁的双手在守护着我们呢？

五一假期的第一天，我们去学校参加全员核酸检测，看着全副武装的“大白”扫码登记，采样，将咽拭子小心地装入瓶子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正是他们的双手，为我们筑起了一道道安全的屏障。

五一假期的第二天，我去菜场的路上，看着路口值勤的交警，看着路边修剪树叶的园林人员，看着清扫落叶的环卫工人，看着大马路上车来车往，再看着菜场里热热闹闹的人群，正是他们这些平凡又不平凡的劳动者，成就了美好的温岭。

鞋帮工

## 这双手镌刻岁月

市三三七(3)班 蔡芝萱

外婆的手是皴裂苍老的，是一双劳动者的手。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它总是不停地劳作着，用伤痕一点一点记录着岁月的变迁。

外婆的手，常是用来做鞋帮的。每到工期紧的时期，她总一个人窝在屋里晦暗的一角，伴着那张摇晃的旧桌子与身边一筐筐鞋帮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。那双手仿佛不知疲倦，随着一次次弯腰，一遍一遍重复着拿鞋帮的动作。待到放上那横亘一道道裂缝的桌面，一只手要握起一边的榔头，另一只手要精准地按住桌上的鞋帮，同时抵上一根锈迹斑斑的粗长铁针，再持榔头不轻不重地一敲，便做好一个了。如此一遍遍地重复，那双手在一次又一次的摩擦之间结了厚厚一层茧，长期抚摸铁器使得原本蜡黄的茧上又多了几抹铁锈的深红，呈粉末状附着一丝深邃而沧桑的气味。那一道道凹陷或是裂开的皱褶，用它粗糙的身躯拥抱着这些生冷的工具。一次又一次，它们成了外婆手上纵横的沟壑。

外婆的手，即便是洗了又洗，也看上去不是很干净。它黑黝黝的，脏兮兮的，看了不禁令人以为它是很笨拙的一双手。然而外婆的手却是灵巧的，答案藏在她的食物里。每逢端午，我总会迫不及待地要到外婆家去，每每看见厨房中升腾的烟气里那个辛勤劳作的身影，我都会对外婆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，与心底的幸福交织在一起。那晶莹剔透又裹着清新香气的糯米粽，那包得滚圆、咬下一口唇齿留香的卷饼，总在被我一口气吃下好几个后又拎回去数袋。小时候爱吃的饺子、汤圆、清凉的青草糊，总在我的几声念叨后便立刻在外婆手下显现。如此一来，外婆的手里，便记录了我的童年。

直到那次得知外婆一手的指甲盖快要脱落时，我才意识到，外婆已不能像从前那样处处操劳了。然而她依然坚持着做鞋帮，只是效率大不如前了。做的食物，味道虽未改变，却糅杂了几分辛酸。

外婆的手并不好看，是几十年来从未停止劳动的一双手。它记录着岁月的变迁，记录着柴米油盐间的生活，也记录着我美味的童年。

## 以手绘成的 星空

市九中九(1)班 刘月洪

夜幕愈加幽深了，窗外房屋、道路的轮廓渐渐隐匿。屋的这一头一片漆黑，而屋的另一头闪烁着如星星般微弱的光。

呼噜声和着蝉鸣，针车的轰鸣声被压得很低，时断时续。

忽然，机器声戛然而止，紧接着传来一声尖锐的“嘤”。尽管声音并不是很响，却刺破了屋里的宁静，我猛地惊醒，好奇地走向屋的另一头，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只见针车旁坐着一个人，是母亲。

柔和的灯光下，她眉头微蹙。我靠近母亲的手，仔细端详。原来是她的左手食指被针车上的针扎了一个口，血不住地流了出来，于是我急忙找出创可贴替她贴上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，以这种方式观察母亲的手——一位劳动者的手。母亲的手，并不如我的手细嫩光滑。她的双手十分干燥，指尖泛起层层死皮，因为皮肤皴裂而布满了紊乱的裂痕。因为她的工作是做鞋，经常需要用到剪刀，所以她的食指和大拇指上都堆积了很厚的一块老茧。凑近点，能闻到母亲的手上残留着皮革鞋材的味道。如果再仔细点，还会发现她的手上有许多较短的难以褪去痕印的伤痕。我想这些大概也都是被针扎伤或剪刀划伤的。这就是一位劳动者的手，沉淀了无数艰辛、汗水与痛苦的手。

母亲笑着应付我说：不痛，便又带着受伤的双手去工作了。

夜深了，一定还有更多其他的劳动者如母亲一样，为了家人而坚持劳作。他们点着灯，用劳动者的双手绘制了独特的“星空”。

织网女工

## 外婆的手

一艘艘渔船驶出渔港，一名头戴草帽的婆婆站在岸边，目光追随着它们，眼中充盈着希冀。那是我的外婆，一名织网人。

仲夏时分，蝉鸣四起，叫人心生烦躁。外婆身着围裙，坐在竹椅上，专心致志地织网。烈日烘烤着大地，她的额头冒出了一滴汗珠，顺着双颊流下，落到双手上。那双手不像年轻时娇嫩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老茧。

这样的一双手，用“丑陋”来形容也不为过。艳阳高照，外婆依旧辛勤地忙碌着。只见外婆左手食指、中指挑起网孔，右手虎口处握住木梭，行云流水地穿过，两手交替，右手两指捻网，左手握梭穿插，松开手，左手捏孔，右手摸进衣兜取刀，断线。这一切完成得如此流畅，好似在心中演算过上万遍，毫不拖泥带水，亦如烂熟于心的节目，流畅细腻。

薄暮冥冥，栖息了她的木梭渔网，已是晚上八点半。我跟着外婆，听她讲故事。她说，小

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就给冷冻厂帮忙，看到织网有趣，上手试了试。谁知这一试，竟是三十多年未曾放下，手上这些伤痛也是当初在冷冻厂浸水落下的病根。

灯光下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令人疼惜，让人泪目，好似在倾诉漫漫岁月的辛劳，每个茧都是这份辛苦的见证者，每个茧都是这份辛苦的倾听者！

这双手，很丑陋，却担起了许多，承载了许多，这双手，很平凡，却背负了家人的希冀，扛住了意志的磨炼，这双手，很美丽，它饱含了热爱，充盈着织网人最质朴的精神——勤劳！

那站在岸边的织网人，静静地目送着远去的船只，嘴角含笑，眼里尽是对满载而归的盼望。

艳阳高照，海水翻动，沙鸥轻掠，熠熠生辉，岁月静好。

阳光洒落在那双手上，那双手特别美。

市四二(3)班 朱丽娜